

# 張愛玲與〈色·戒〉

許玉婷

台灣東吳大學中文系

## 壹、前言

張愛玲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個善於將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享樂主義者，又是一個對人生充滿悲劇感的人；身為名門之後，卻宣稱自己是一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時時洞見芸芸眾生的「可憐」實相，但實際生活中卻是寡情冷漠；她通達人情世故，卻與人群始終保持著距離。她說過：「成名要趁早，晚了就不那麼痛快。」她做到了趁早成名，但個性低調的她卻沒計算到成名背後所需馱負的「盛名之累」。尤其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如明星般地大紅大紫，卻在晚年的美國，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以致有人說：「只有張愛玲才可以同時承受燦爛奪目的喧鬧及極度的孤寂。」而在境遇上：她貴為名門之後，卻是落魄的千金；她的母親及姑姑都是喝過洋墨水的新時代女性；父母各代表著新舊時代的衝擊；小時候曾被父親囚禁；在港大求學時遭逢戰亂；最好的朋友炎櫻是混血的錫蘭女孩；嫁給風流漢奸胡蘭成；遠赴美國時改嫁給大她三十歲的美國劇作家賴雅；獨居直至死後一週才被人發現。凡此非常人所能經歷的種種，都讓張愛玲遇上了，使她成爲一個深陷漩渦中心的悲劇人物。

她從不講大愛，在大愛方面甚至冷漠，對於人的部份也大多採取遠觀的角度，在《惘然記》中提到：「就連最親切的身邊散文，是對熟朋友的態度，也總還要保持一點距離。」<sup>1</sup>但是對於情人她則是如飛蛾撲火般地不顧一切。她的前夫胡蘭成曾這樣形容張愛玲：「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點委屈受不得。她卻又非常順從，順從在她甘心情願的喜悅。」<sup>2</sup>她一用情就會「廢了織」，甚至將委屈隱於身後。例如在與胡蘭成決絕時說：「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這次的決心，我是經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惟彼時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難。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的了。」<sup>3</sup>還隨信寄上三十萬濟胡的困難。一向慳吝且一刻委屈也受不得的她竟能順從所愛一年半，在分手之際還願慷慨解困，可見她的無情是建立在至情之上。她的真人故事，比起她所撰寫的《傳奇》真可說是更「傳奇」。這樣戲劇性的遭遇，這樣剔透的觀察力，這樣洞悉世情的傳奇女子，這樣優美、豔異的文字，這樣無可救藥的悲觀，在在都使我對張愛玲產生了極度的好奇與憐惜之心。

---

<sup>1</sup>張愛玲：《惘然記》（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6月），頁03。

<sup>2</sup>張愛玲、胡蘭成合著：《張愛胡說-情迷張愛玲》（上海市，文匯出版社出版發行，2003年9月），頁125。

<sup>3</sup>同上註：頁157-158。

〈色·戒〉最早發表在1978年4月11日《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後來張愛玲在1988年出版的《續集》的〈自序〉中提到，〈色·戒〉是在1953年開始構思的。1983年收錄在《惘然記》一書中出版，在序中還提到〈色·戒〉、〈相見歡〉、〈浮花浪蕊〉時說：「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多年，甚至於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這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sup>4</sup>之後域外人張系國對之發表了一篇〈不吃辣怎麼胡得出辣子？一評〈色戒〉〉<sup>5</sup>的評論文章，對於他人批評從不回應的張愛玲竟破天荒地發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文章為〈色·戒〉辯白，由以上種種可見張愛玲對它的看重，而此看重應與其中人物不脫張愛玲身影有深切的關係，李安也是用這樣的角度去詮釋電影，因此才自作主張讓老易在電影裏有了全名：「易默成」。〈色·戒〉是張愛玲根據鄭萍如與丁默邨的故事改編，其中的「默」應是丁默邨的簡稱，而「成」則指向胡蘭成，也就是說「易默成」是丁默邨及胡蘭成的組合體。

由此，除了探討張愛玲的小說〈色·戒〉之外，我們有必要對張愛玲的人生觀有一番粗略了解，再合併參考李安在電影裏的詮釋手法，如此才能較深地理解張愛玲，並透過〈色·戒〉來領略她的蒼涼美學。

## 貳、〈色·戒〉愛玲

### 一、「蒼涼」愛玲

張愛玲家庭的特殊性令人羨慕，但身處其中得她卻無法體驗生命的歡樂，舊家庭的奢侈與轉型時期不可避免的衰敗，給張愛玲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陰影。她沒有經受大多數窮苦孩子的生活貧寒，然而父母的不和使她得不到家庭應有的溫情，致使她不得不從小就承受了一個孩子不該承受的生命之重。除了成長的環境之外，在港大就學時所遭遇的戰爭，不由分說地影響了張愛玲的世界。戰爭所帶來的破壞，使得她深刻體認到，面對人生的沈浮變幻，個人世界是如此地難以守護，人惟有茫然、惘然地面對孤獨。如在〈餘燼錄〉<sup>6</sup>中她寫道：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櫺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忝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sup>4</sup>張愛玲《惘然記》（臺北市：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6月），頁4。

<sup>5</sup>域外人（張系國）：〈不吃辣的怎麼胡得出辣子？——評〈色·戒〉〉，《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8年10月1日。

<sup>6</sup>張愛玲：〈餘燼錄〉，《流言》，《張愛玲全集3》（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1月典藏版二十三刷），頁54。

孤獨的。

張愛玲在小說的敘述方式中，無論是情節的發展，還是人物間的矛盾與衝突，她都可以不露聲色，以寫實的態度冷靜地予以敘述，借用傳統小說的敘述角度和敘述語調，以客觀冷靜的細節描寫構成作品的血肉。她創作成就的根基可以說是建立於她個人對生命價值的獨特思考，她把這種個人的內在思索轉化成爲文學的語言。因此，在她作品中屢屢出現的「蒼涼」氛圍，不僅僅是小說人物的內心體驗，也是作者主觀的情緒基調，又是當時的戰爭歲月在人們心理的投影。張愛玲曾在〈自己的文章〉<sup>7</sup>中說：

我發覺許多作品裏力的成份大於美的成份。力是快樂的，美卻是悲哀的，兩者不能獨立存在。「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然而它的人生態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劇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角，是一種強烈的對照。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於啟發性。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sup>8</sup>

要定義她的蒼涼美學，誠如周芬伶在所著《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中說得極好：「張愛玲的蒼涼美學是由參差對照產生的戲劇張力，它由怪誕之美與憂鬱之力構成，時而顯出緊張、突兀、華麗的情調。」<sup>9</sup>又說「張愛玲的蒼涼美學，是現代化的美學，她以不協調形式揭示現實世界的異化狀態，用醜來驅逐美，通過展示醜，令人正視現實的不安與不確定，形成對災難的抵抗。」<sup>10</sup>而這種面對現實的不安與不確定感也就是張愛玲所謂的「惘惘的威脅」。張愛玲運用蒼涼美學的方式是喜歡在作品裏製造不安的氣氛，運連她本人也有令人不安的效果。胡蘭成評論過張愛玲：

張愛玲是使人初看她諸般不順眼，她決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惡去看她總看她不透，像佛經裏說的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她這人即是這樣的神光離合。偶有文化人來到她這裏勉強坐得一回，只覺得她不可逼視，不可久留。好的東西原來不是叫人都安，卻是要叫人稍稍不安。  
11

當時內地的青年在抗戰爆發之初還對未來充滿幻想，他們慷慨激昂的調子在張愛玲看來，充滿了空洞、蒼白而可笑。張愛玲說過：

<sup>7</sup>張愛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張愛玲全集3》（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1月典藏版二十三刷），頁18。

<sup>8</sup>子通、亦清編：《張愛玲評說六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1年6月），頁72。

<sup>9</sup>周芬伶：《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年5月），頁308。

<sup>10</sup>同上註。頁88。

<sup>11</sup>張愛玲、胡蘭成合著：《張愛胡說-情迷張愛玲》（上海市：文匯出版社出版發行，2003年9月），頁129。

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以欽佩的 - 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每每使他們倒抽一口涼氣，把心漸漸冷了。<sup>12</sup>

因此在〈色·戒〉中，由青澀的嶺南大學學生們所組成的愛國份子，均以悲劇結尾這不成熟的刺殺行爲，也就是張愛玲刻意要彰顯的諷刺效果。

## 二、「色」與「戒」

「色」字據《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之義：「顏氣也。顏者兩眉之間也，心達於氣，氣達於眉間，是之謂色。」<sup>13</sup>所以情慾之心顯於顏氣是謂色。在張愛玲的小說裏，題材盡有不同，氣氛總是相似，它的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動，常常都爲情慾所主宰。小說裏王佳芝自述：「跟老易在一起那兩次總是那麼提心吊膽，要處處留神，哪還去問自己覺得怎樣。回到他家裏，又是風聲鶴唳，一夕數驚。」<sup>14</sup>又自問：「難道她有點愛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無法斬釘截鐵的說不是，因爲沒戀愛過，不知道怎麼樣就算是愛上了。」<sup>15</sup>又認爲自己「不太容易墜入愛河，抵抗力太強了。」<sup>16</sup>還以自身的感受經歷去否定名學者所說的：「到女人心裏的路通過陰道。」<sup>17</sup>否則：「像她自己，不是本來討厭梁閨生，只有更討厭他？」<sup>18</sup>但自認完全被動的她又說：「『權勢是一種春藥。』對不對她不知道。她是完全被動的。」<sup>19</sup>

李安捕捉到經驗不足的佳芝的內心茫然，因此特意安排幾場「頗具爭議」的床戲來強調她糾結的情慾狀態。首先是與梁閨生演練時的床戲，第一次的佳芝還面露痛苦之色，但第二次時，梁閨生說了句：「妳今天好像有點反應。」就是在預告佳芝身體對情慾的「漸入佳境」。後來的三場與老易的重頭「床戲」，除了要讓觀眾了解，老易變態的個性下對情慾的特殊發洩方式與掌控慾，也藉著女主角一場比一場加深的情慾，來說明佳芝由被動至主動的歷程，來肯定心理雖不確定愛上老易的佳芝，其實對老易的情感防守已隨著床事的次數增加而逐漸潰堤，否則也不會哭喊著要老吳快動手，說：

他比你們還要懂戲假情真這一套，他不但往我身體裏鑽，還要像條蛇一樣地

<sup>12</sup>張愛玲：〈洋人看京戲及其他〉，《流言》，《張愛玲全集3》（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1月典藏版二十三刷），頁107。

<sup>13</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11月增修一版），頁436。

<sup>14</sup>張愛玲：〈色·戒〉，《惘然記》，《張愛玲全集12》，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6月。頁29。

<sup>15</sup>同上註。

<sup>16</sup>同上註。

<sup>17</sup>同上註。

<sup>18</sup>同上註。

<sup>19</sup>同上註。

往我心裏面愈鑽愈深，我得像奴隸一樣的讓他進來，只有「忠誠」的待在這個角色裏面，我才能夠鑽到他的心裏。每次他都要讓我痛苦得流血、哭喊，他才能夠滿意，他才能夠感覺到他自己是在活著的，在黑暗裏，只有他知道這一切都是真的。

也就是說，小說中的佳芝雖否定「到女人心裏的路通過陰道。」這句話，但是她的否定只是因為她沒戀愛過，而她自認的「不太容易墜入愛河，抵抗力太強了。」更只是佐證佳芝的自識不清，她的身體其實已在體現這句她心理覺得下作的話。而因情欲而導致的愛情困惑，更是預告日後美人計的失敗。

佳芝與老易在各方面都是完全的對比，李安更是強調這個對比，他安排貧窮、個性不設防、善良的佳芝，總在黑暗的電影院裏釋放壓抑的情緒，而富有、老奸巨滑、又兇殘的老易怕黑，從不敢進電影院。這全然的對比造成佳芝致命的吸引力。

「戒」可以是鑽戒的意思。鑽戒是代表愛情的承諾，也是財富、權勢的象徵。張愛玲自認爲是個事事講求「實際生活」的小市民。在〈童言無忌〉中曾說：

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及至後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立面去。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不諱言自己是「拜金主義者」的張愛玲，除了佳芝外，因金錢操縱其小說主角的命運，例子多的是。不爲它，曹七巧不會甘心戴上「金鎖」，斷送青春，還斷送女兒長安的幸福。不是它，白流蘇也不必急著嫁人找個歸宿。

張愛玲的小說總像一齣又一齣充滿色彩、光線、聲音、表情、動作的戲劇。開始時強烈的燈光，麻將桌上一隻隻光芒四射的鑽戒，穿著黑呢斗篷的太太們，露出一根沈重的金鍊條，就暗示著一場金錢(鑽戒)與死亡(黑呢斗篷)交會的賭局在人生舞台上開演。電影中屢屢輸錢的佳芝，唯一贏錢的一場麻將還是因為老易故意餵牌給她吃。所以無論是賭桌上或人生裏，位於佳芝上家的老易都能將佳芝捏在掌中，他能主導佳芝的輸贏，也能判她的生死。而結尾時於麻將桌上的一句俏皮話：「不吃辣的怎麼胡得出辣子？」更是直指老易的自私無情是「無毒不丈夫」。

財富、權勢最使人動心，也是最容易引起愛情幻覺的信物。對從未戀愛過、從十五六歲起就只顧忙著抵擋各方面來的攻勢的佳芝來說，有了鑽戒作為信物的加持，連生得蒼白清秀，前面頭髮微禿，有點鼠相，稱不上年輕英俊且身形短小的老易，都顯得「貴相」起來，再與討人嫌、沒自信，還是窮學生的梁潤生相比，這樣貴重的饋贈更顯誠意，更易造成她對愛情的幻覺，而忘卻了後面可能需要擔負的後果。

### 三、「色」之「戒」

「色」中的「情欲」只是其中的一環，更深層的內涵是「表相」。張愛玲善於巧妙地運用各種意象：首先是舞臺，佳芝並無極明顯的愛國意識，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學校裏演的也都是慨激昂的愛國歷史劇…上座居然還不壞。下了台她興奮得鬆弛不下來。」<sup>20</sup>以致於到了實際與老易交手時，她還繼續沈醉在演出的光環中：「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還沒下裝，自己都覺得顧盼間光豔照人。她捨不得他們走，恨不得再到那裏去。」<sup>21</sup>連與討厭的梁閨生演練時獻出初夜，還覺得「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餘輝裏，連梁閨生都不十分討厭了…於是戲繼續演下去。」<sup>22</sup>第二個原因是「燈光」效果：「這室內小陽台上一燈熒然，映襯著樓下門窗上一片白色的天空。有這印度人在旁邊，只有更覺得他們倆在燈下單獨相對，又密切又拘束，還從來沒有過。…他的側影迎著檯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sup>23</sup>第三是「玻璃櫥窗」：「隔著櫥窗裏的白色三層結婚蛋糕木製模型。」<sup>24</sup>、「在這幽暗的陽台上，背後明亮的櫥窗與玻璃門是銀幕，在放映一張黑白動作片。」<sup>25</sup>、「車如流水，與路上行人都跟她隔著層玻璃，就像櫥窗裏展覽皮大衣與蝙蝠袖爛銀衣裙的木美人一樣可望而不可即，也跟她們一樣閒適自如，只有她一個人心慌意亂關在外面。」<sup>26</sup>第四是鏡子：「他這安逸的小鷹巢值得留戀。牆跟斜倚著的大鏡子照著她的腳，踏在牡丹花叢中。」<sup>27</sup>第五是夢：「有半個她在熟睡，身在夢中，知道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過是個夢。」<sup>28</sup>張愛玲故意製造這些虛實不清的幻相，使得女主角無法看清真相。另外，電影裏二度出現杯上的「口紅印」意象，將芳心託給冰冷、無情的玻璃杯，怎有不碎的風險。而佳芝被處決後，佳芝在老易家裏房間留下的「被痕」，似在說明她曾存在的痕跡，只是佳人已杳、芳蹤不再，「蒼涼」之味伴隨著鐘聲不斷地提醒、敲擊著人心。

送情婦鑽戒是花心男人用來維持情婦忠心的普遍伎倆，但天真的王佳芝卻因為禁不住情欲、財富的雙重攻勢及多種意象交疊下所產生的幻影，而誤判「這人是真愛我的」。

小說中有一段描寫：

---

<sup>20</sup>張愛玲：〈色·戒〉，《惘然記》，《張愛玲全集 12》，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 年 6 月。頁 018。

<sup>21</sup>同上註。頁 19。

<sup>22</sup>同上註。頁 21。

<sup>23</sup>同上註。頁 30。

<sup>24</sup>同上註。頁 22-23。

<sup>25</sup>同上註。頁 27。

<sup>26</sup>同上註。頁 32。

<sup>27</sup>同上註。頁 27。

<sup>28</sup>同上註。頁 27。

只有現在，緊張得拉長到永恆的這一剎那間，這室內小陽台上一燈熒然，映襯著樓下門窗上一片白色的天空。有這印度人在旁邊，只有更覺得他們倆在燈下單獨相對，又密切又拘束，還從來沒有過。但是就連此刻她也再也不會想到她愛不愛她，而是——……她不在看她，臉上的微笑有點悲哀……。此刻的微笑也絲毫不帶諷刺性，不過有點悲哀。他的側影迎著檯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

佳芝的同情心可從兩度提及的「有點悲哀」看出。這個張愛玲對胡蘭成「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的胸懷成為李安看待的角度。因此，電影中李安還另安排了天涯歌女的橋段。老易說：「妳聽他們唱歌像哭，聽起來像喪家之犬，鬼子殺人如麻，其實心裏比誰都怕，知道江河日下，跟美國人一開打，就快到底了，跟著粉墨登場的一班人，還在荒腔走板的唱戲。」佳芝聽完若有所思，接著撒嬌地說：「我知道你為什麼約我來這裏，你要我做你的妓女。」老易回答：「我帶妳到這來，比妳懂得怎麼作娼妓。」

在美人計中需要一再獻身的佳芝，在某種程度上與娼妓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娼妓賺取的是金錢，佳芝掙的是摸不著的「愛國情操」。因此老易此番話，引發佳芝深切的共鳴而起憐惜之心，主動願為之獻唱一曲類似《詩經·國風》的民間歌謠訴衷情，也說了句類似的心酸話：「我唱得比她們(日本妓女)好聽」。言下之意，頗有與老易「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傷。這段的歌詞如下：

天涯呀海角，覓呀覓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們倆是一條心，唉呀  
唉呀，郎呀咱們倆是一條心。家山呀北望，淚呀淚沾襟，小妹妹想郎直到  
今，郎呀患難之交恩愛深，唉呀唉呀，郎呀患難之交恩愛深。人生呀，誰  
不惜呀惜青春，小妹妹似線郎似針，郎呀串在一起不離分，郎呀串在一起不  
離分。

而這出自一片真心的歌聲，還讓「無毒不丈夫」的老易感動落淚。

老易是因為王佳芝背叛同黨而放他走而感到「她還是真愛他的，是他生平第一個紅粉知己。」<sup>29</sup>而不禁「有點精神恍惚的樣子，臉上又憋不住的喜氣洋洋，帶三分春色。」<sup>30</sup>這「想不到中年以後還有這番遇合」的老易，有考慮到「他可以把她留在身邊。『特務不分家』，不是有這句話？況且她不過是個學生。」<sup>31</sup>但是連「窗簾」都要與周佛海相比的他，為怕自己也搞特工的周佛海找碴子，影響自己的處境，終究還是決定一併處決了佳芝。他想著：

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他覺得她的影子會永遠依傍他，安慰他。雖然她恨他，

<sup>29</sup>張愛玲：〈色·戒〉，《惘然記》，《張愛玲全集 12》，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6月。頁33。

<sup>30</sup>同上註。頁35。

<sup>31</sup>同上註。頁33。

她最後對他的感情強烈到是什麼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們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係，虎與俚的關係，最終極的佔有。她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sup>32</sup>

這段話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當讀者或觀眾站在全知的觀點，窺見其間的荒謬和佳芝為表相所誤而為情殉身的悲劇，就能直入張愛玲「蒼涼的手勢」的內裏，為之心驚、悲愴。

周芬伶認為「女主角佳芝沈迷於已絕佳的表演，她既沒有自己真正的話語，也看不清自己的真相，她以她的「在場」說明了她的「缺席」，因此她的死是必然的。」<sup>33</sup>但筆者個人認為，美人計中被操控的主角王佳芝，雖然一再地無法分辨表相，「傻」到以為這仍是個演出；「傻」到因為需要演練而不得不將初夜交給她討厭的梁閨生；「傻」到獻身後才發現「目標」要離開香港，還要忍受同伴好奇的異樣眼光；「傻」到有很久她不確定有沒有染上什麼髒病。但她在臨了終於擺脫操控，在環伺急迫下還是下了決定，變節地放了老易，做了自己的主人。這就應了張愛玲的愛情觀「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雖然還是「傻」，但總是自願的「目的」。

放走老易後，小說裏的佳芝上了三輪車，準備去避風頭，因而向車夫說要去「愚園路」，但是電影裏李安決定讓佳芝「傻」個徹底，讓仍載著大鑽戒的佳芝想前往老易安排的公寓「福開森路」。當車夫問她：「回家？」她還回答：「唉！」雖然有拿出老吳給她的自殺藥丸，想了想終究沒服用。相較之下，李安的安排更令人感到不安，佳芝的「純情無知」更襯其「蒼涼」。其實，三輪車「把手上拼著一隻紙紮紅綠白三色小風車……一加速，那小風車便團團飛轉起來。」<sup>34</sup>中的風車意象就已宣告佳芝的命運，她好比那個小風車，無助地在風裏飄搖，無法「歲月靜好、現世安穩」。而老易是那擰風車的人，甚至是掌風人，可憐的佳芝只能隨他起舞、任他處置。所要爭取的幸福未來還是紙紮的，不牢靠地拼在三輪車的把手上。

在張愛玲的偶像 - 毛姆的小說中，其特色便是對人性深刻觀察及嘲諷，「以非理性來解釋悲劇，解釋人性，解釋人的行為，是西方現代文學中的一個重要特徵。」<sup>35</sup>張愛玲延續這樣的嘲諷，說：

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沈重，不容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裏，除了〈金鎖記〉裏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

<sup>32</sup>張愛玲：〈色·戒〉，《惘然記》，《張愛玲全集 12》，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 年 6 月。頁 34。

<sup>33</sup>周芬伶：《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 年 5 月）。

<sup>34</sup>張愛玲：〈色·戒〉，《惘然記》，《張愛玲全集 12》，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 年 6 月。頁 32。

<sup>35</sup>范伯群、季進：〈論張愛玲的前期小說創作〉，《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第 10 期，1998 年 6 月，頁 222。

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sup>36</sup>

這些話，道盡了她的人生觀與藝術觀。

不徹底的佳芝，會動搖志節，還有一個遠因，頗具姿色的佳芝，也因為周遭看待美色的眼光及態度，而葬送於美色之下。根據張愛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說：

第一次企圖行刺不成，賠了夫人又折兵，不過是為了喬裝已婚婦女，失身於同夥的一個同學。對於她失去童貞的事，這些同學的態度相當惡劣 - 至少予她的印象是這樣 - 連她比較最有好感的鄺裕民都未能免俗，讓她受了很大的刺激。她甚至於疑心她是上了當，有苦說不出，有點心理變態。不然也不至於在首飾店裏一時動心，鑄成大錯。<sup>37</sup>

「戒」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裏是「警也。從升戈。持戈以戒不虞」<sup>38</sup>之意。佳芝即便已時時處於「警戒」狀態，「色」誘老易的計謀眼看就要成功，最後卻大逆轉地反為「色」所誘。人性的堅強與脆弱，政治的狡詐與荒謬，在這個詭譎的事件中同時被彰顯出來？可見張愛玲描寫主人公坎坷的人生經歷，並非僅僅要騙取讀者的眼淚，其試圖解剖深藏的人性奧秘，揭示人生蒼涼的哲學蘊意之意圖極為深遠。

## 參、結語

「不忍看一個流血場面，或是間諜受刑訊」<sup>39</sup>的軟心佳芝，本來就不具進入「美人計」核心的本錢。這樣一個拜金、虛實不分、既無識人更無識己之明、只憑一股傻勁的生嫩傀儡，本就不是「不吃辣怎胡得出辣子」的老易對手。如此厚重的強烈對比，悲劇的結果本不屬偶然，但悲劇的張力及氣氛就益顯濃厚。

佳芝願參加「美人計」的演出，一開始很可能是為了喜歡鄺裕民，願意成全他的愛國情操，而後來又為了對老易動情，而脫序演出。她一味地成全，卻兩度被喜歡的男人因為理想而「犧牲」。她第一次需要演練性事時，鄺裕民明明可以假裝有過經驗，卻以不藏私來維持團體裏的主導地位，只好將機會讓給剽過妓的梁閨生，而老易是為了怕影響自己的處境，更是恩將仇報，乾脆置她於死地。張愛玲曾在〈愛〉中說：

<sup>36</sup>張愛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張愛玲全集3》（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1月典藏版二十三刷），頁19。

<sup>37</sup>張愛玲：《色戒限量特別版》（台北市，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9月出版），頁275。

<sup>38</sup>〈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11月增修一版），頁105。

<sup>39</sup>張愛玲：〈色·戒〉，《惘然記》，《張愛玲全集12》，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6月。頁27。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的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sup>40</sup>

「千萬人」、「千萬年」中的邂逅相逢，縱然不過是擦肩而過，對這千萬人千萬年中的巧遇，不論是王佳芝或張愛玲都無以明言地珍重與感激，也似乎可以說有得到男人的心。這也就是應了張愛玲的愛情觀：「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因此結集時題名『惘然記』。」<sup>41</sup>但是那句諺語「到男人的心裏去的路通到胃」這句話，可能要改成「到男人的心裏去的路通到成全他的理想」比較恰當了。

爲所愛的人赤裸裸的真心，卻還免不了遭受到「惘惘的威脅」，甚而失去生命。無怪乎張愛玲及早就認爲人和人接觸時所帶來的麻煩，是「咬嚙性的小煩惱」，是跳來跳去的「蚤子」。

---

<sup>40</sup>張愛玲：〈愛〉，《流言》，《張愛玲全集 3》（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 11 月典藏版二十三刷），頁 78。

<sup>41</sup>張愛玲：〈序〉，《惘然記》，《張愛玲全集 12》，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3 年 6 月。頁 04。